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聖諭廣訓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
歸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
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
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
教之際以至於畔棄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
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
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違信奉行

久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行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

奉

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
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為
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

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聖諭廣訓

提要

臣等謹案

聖諭十六條

聖祖仁皇帝所

頒以曉諭薄海臣民垂教萬世而

廣訓萬言則

世宗憲皇帝因而

闡發之俾服誦

聖訓者咸得曉然於

聖祖牖民覺世之旨勿徒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而
紹聞善述之模亦亘古為昭矣是書簡帙雖約義蘊

實閎方今布在學官著於令甲凡童子應試

初入學者並令默寫無遺乃為合格蓋所以

陶成民俗祇服

訓言者法良意美洵無以復加云乾隆四十二年十

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 陸 費 埤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三十二

史部

聖諭廣訓十六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

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

息誣告以全善良

誠匿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保甲以弭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敦孝弟以重人倫

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

祖尊

親孝思不匱

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

孝治天下之意故

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

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方其未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為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為之喜啼則為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寢食俱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為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

養母博奕飲酒母好勇鬪狠母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慤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涖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衆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况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

與事長並重能為孝子然後能為悌弟能為孝子悌弟
然後在田野為循良之民在行間為忠勇之士爾兵民
亦知為子當孝為弟當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
倫之外若能痛自愧悔出於心之至誠竭其力之當盡
由一念孝弟積而至于念念皆然勿尚虛文勿略細行
勿沽名而市譽勿勤始而急終孝弟之道庶克敦矣夫
不孝不弟國有常刑然顯然之跡刑所能防隱然之地
法所難及設罔知愧悔自陷匪僻朕心深為不忍故丁

寧告誠庶爾兵民咸體朕意感發興起各盡子弟之職
於戲聖人之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孟子曰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兵民其母視為具文

焉

六百三十二字

篤宗族以昭雍睦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堯首以睦族示教也禮
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為重也
夫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
勢疎密異形要其本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
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脉相通而疴癢相關周禮本
此意以教民著為六行曰孝曰友而繼曰睦誠古今不
易之常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既諭爾等以敦孝弟重人倫即繼之曰篤宗族以昭雍睦蓋宗族由人倫而推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未盡朕為爾兵民詳訓之大抵宗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貧者多求而生觖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汨其天親或以賤驕人而忿傲施於骨肉或貨財相競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見偶乖頓失宗親之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因而詬諱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為宗

族矣爾兵民獨不思子姓之衆皆出祖宗一人之身奈
何以一人之身分為子姓遽相視為途人而不顧哉昔
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陳氏七百口共食凡屬一家一
姓當念乃祖乃宗寧厚母薄寧親勿疎長幼必以序相
洽尊卑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綱繆戚則相憐
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
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疎遠即單姓寒門或有未逮
亦各隨其力所能為以自篤其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

然藹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
言恭雍睦昭而孝弟之行愈敦有司表為仁里君子稱
為義門天下推為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故而隳宗支
以微嫌而傷親愛以侮慢而違遜讓之風以偷薄而虧
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即為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
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木本源之念將見
親睦之俗成於一鄉一邑雍和之氣達於薄海内外諸
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勗歟

和鄉黨以息爭訟

古者五族為黨五州為鄉睦婣任恤之教由來尚矣顧鄉黨中生齒日繁比閭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誠凌競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負者自覺無顏勝者人皆側目以里巷之近而舉動相猜報復相尋何以為安生業長子孫之計哉

聖祖仁皇帝憫人心之好競思化理之貴淳特布訓於鄉黨曰和所以息爭訟於未萌也朕欲誠和萬民用是

申告爾等以敦和之道焉詩曰民之失德乾餧以愆言
不和之漸起於細微也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言息訟貴絕其端也是故人有親疏概接之以溫厚事
無大小皆處之以謙冲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
毋飾智以欺愚毋倚強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
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既
有包容之度彼必生媿悔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為善
良小忿不爭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古云

非宅是卜惟鄰是卜緩急可恃者莫如鄉黨務使一鄉
之中父老子弟聯為一體安樂憂患視同一家農商相
資工賈相讓則民與民和訓練相習汎守相助則兵與
兵和兵出力以衛民民務養其力民出財以贍兵兵務
恤其財則兵與民交相和由是而簞食豆羹爭端不起
鼠牙雀角速訟無因豈至結怨耗財廢時失業甚且破
產流離以身殉法而不悟哉若夫巨室者年鄉黨之望
膠庠髦士鄉黨之英宜以和輯之風為一方表率而奸

頑好事之徒或詭計挑唆或橫行嚇詐或貌為洽比以
煽誘或假託公言而把持有一於此里閈靡寧鄉論不
容國法具在爾兵民所當謹凜者也夫天下者鄉黨之
積也爾等誠遵

聖祖之懿訓尚親睦之淳風孝弟因此而益敦宗族因
此而益篤里仁為美比戶可封訟息人安延及世世協
和遍於萬邦太和蒸於宇宙朕與爾兵民永是賴焉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為至尊不憚勤勞為天下倡凡為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於地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彼南北地土雖有高下燥濕之殊然高燥者宜黍稷下濕者宜粳稻

食之所出不同其為農事一也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
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然植麻種棉或績或紡衣之所
出不同其事與樹桑一也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逸惡
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
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
而外羨餘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饒裕子孫世守
則利賴無窮不然而捨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縣遠乎至
爾兵隸在戎伍不事農桑試思月有分給之餉倉有支

放之米皆百姓輸納以散給爾等名贍身家一絲一粒
莫不出自農桑爾等既享其利當彼此相安多方扞衛
使農桑俱得盡力爾輩衣食永遠不匱則亦重有賴焉
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勿奪民時勿妨民事
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曠土邑無游民農
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即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
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
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所慮年穀豐登或忽

於儲蓄布帛充贍或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
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率為紛華靡
麗之習尤爾兵民所當深戒者也自古盛王之世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興
其道胥由乎此我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所以敦
本阜民者甚至朕仰惟

聖諭念民事之至重廣為詮解勸爾等力於本務余一

人衣租食稅願與天下共飽煖也

六百三
十八字

尚節儉以惜財用

生人不能一日而無用即不可一日而無財然必留有
餘之財而後可供不時之用故節儉尚焉夫財猶水也
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
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行節儉為天下先休養生息海內殷富
猶兢兢以惜財用示訓蓋自古民風皆貴乎勤儉然勤
而不儉則十夫之力不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足

供一日之需其害為更甚也夫兵丁錢糧有一定之數
乃不知撙節衣好鮮麗食求甘美一月費數月之糧甚
至稱貸以遂其欲子母相權日復一日債深累重饑寒
不免農民當豐收之年倉箱充實本可積蓄乃酬酢往
來率多浮費遂至空虛夫豐年尚至空虛荒歉必至窮
困亦其勢然也似此之人國家未嘗減其一日之糧天
地未嘗不與以自然之利究至啼饑號寒困苦無告者
皆不節儉所致更或祖宗勤苦儉約日積月累以致充

裕子孫承其遺業不知物力艱難任意奢侈誇耀里黨
稍不如人即以為恥曾不轉盼遺產立盡無以自存求
如貧者之子孫并不可得於是寡廉鮮恥靡所不至弱
者餓殍溝壑强者作慝犯刑不儉之害一至於此易曰
不節若則嗟若蓋言始不節儉必至嗟悔也爾兵民當
凜遵

聖訓繹思不忘為兵者知月糧有定與其至不足而冀
格外之賞孰若留有餘以待可繼之糧為民者知豐歉

無常與其但顧朝夕致貧窶之可憂孰若留貯將來為水旱之有備大抵儉為美德寧以固陋貽譏禮貴得中勿以驕盈致敗衣服不可過華飲食不可無節冠婚喪祭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務取素樸即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於約省為天地惜物力為朝廷惜恩膏為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為子孫惜後來之福澤自此富者不至於貧貧者可至於富安居樂業含哺鼓腹以副朕阜俗誠民之至意孝經有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爾兵民其身體而力行之。

六百四
十三字

隆學校以端士習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於一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為本材能為末

器識為先文藝為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
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唯恐立身一敗
致玷官牆惟恐名譽雖成負慙衾影如是斯可以為士
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
驚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
矣昔胡瑗為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由
是大化故廣文一官朕特飭吏部悉以孝廉明經補用
凡以為興賢育才化民成俗計也然學校之隆固在司

教者有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為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
士品果端而後發為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為非浮
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者在國即為良臣所係顧不重
哉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為重且以為與爾等無
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
於下則學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黌宮之中
文武並列雖經義韜畧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弟人人

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即戎者皆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然則庠序者非爾兵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則倣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為士各宜以善相勸以過相規向風慕義勉為良善則氓之蚩蚩亦可以禮義為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詩書為甲冑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六百三
十四字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為智愚之所共由
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
偏無頗無反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於
非聖之書不經之典驚世駭俗紛紛藉藉起而為民物
之蠹者皆為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淳朴者固
多間或迷於他岐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自古三

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曰釋氏之教都不管
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
箇神氣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釋道之本指矣自游食
無藉之輩陰竊其名以壞其術大率假災祥禍福之事
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已漸至
男女混淆聚處為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之
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
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

累及妻子教主已為罪魁福緣且為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厯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衆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為非導民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哉我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

所以為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仰體

聖心祇遵

聖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
異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
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
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者即足以集天休不
求非分不作非為敦本業者即可以迓神慶爾服爾耕
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

不待驅而自息矣

六百四
十字

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法有深意律本人情明其意達其情則囹圄可空訟獄可息故懲創於已然不若警惕於未然之為得也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於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向方今國家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兵民俾各凜成憲遠於罪戾意甚厚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洽於兆民而於刑罰尤惓惓致

意朕臨御以來體好生之德施欽恤之恩屢頒赦款詳審爰書庶幾大化翔洽刑期無刑又念爾為民者生長草野習於顙蒙為兵者身隸戎行易逞强悍每至誤觸王章重干憲典因之特申訓誡警醒愚頑爾等幸際昇平休養生息均宜循分守禮以優游於化日舒長之世平居將頒行法律條分縷析講明意義見法知懼觀律懷刑如知不孝不弟之律自不敢為蔑倫亂紀之行知鬪毆攘奪之律自不敢逞囂凌強暴之氣知奸淫盜竊

之律自有以遏其邪僻之心知越訴誣告之律自有以
革其健訟之習蓋法律千條萬緒不過準情度理天理
人情心所同具心存於情理之中身必不陷於法律之
內且爾兵民性縱愚頑或不能通曉理義未必不愛惜
身家試思一蹈法網百苦備嘗與其宛轉呼號思避罪
於笞楚之下何如洗心滌慮早悔過於清夜之間與其
領貲蕩產求減毫末而國法究不能逃何如改惡遷善
不犯科條而身家可以長保倘不自警省偶罹於法上

辱父母下累妻孥鄉黨不我容宗族不我齒即或邀恩
倖免而身敗行虧已不足比於人數追悔前非豈不晚
哉朕聞居家之道為善最樂保身之策安分為先勿以
惡小可為有一惡即有一法以相懲惟時時以三尺自凜人人以五
一罪即有一律以相懲惟時時以三尺自凜人人以五
刑相規懼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匪僻潛消爭競
不作愚者盡化為智頑者悉變為良民樂田疇兵安營
伍用臻刑措之治不難矣

六百三十二字

明禮讓以厚風俗

漢儒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
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恒隨厥情
欲故謂之俗其間淳漓厚薄難以强同奢儉質文不能
一致是以聖人制為禮以齊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蓋禮為天地之經萬物之序其體至大其用至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尊卑貴賤非禮不定冠婚喪祭非
禮不備郊廟燕饗非禮不行是知禮也者風俗之原也

然禮之用貴於和而禮之實存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使徒習乎繁文縟節而無實意以將之則所謂禮者適足以長其浮偽滋其文飾矣夫禮之節文爾兵民或未盡習禮之實意爾兵民皆所自具即如事父母則當孝養事長上則當恭順夫婦之有倡隨兄弟之有友愛朋友之有信義親族之有款洽此即爾心自有之禮讓不待外求而得者也誠能和以處衆卑以自牧在家庭而父子兄弟底於

肅雍在鄉黨而長幼老弱歸於親睦母犯囂凌之戒母
蹈縱恣之愆母肆一念之貪遂成攘奪母逞一時之忿
致啓紛爭母因貧富異形有蔑視之意母見強弱異勢
起迫脅之心各戒澆漓共歸長厚則循於禮者無悖行
敦於讓者無競心藹然有恩秩然有義黨庠序相率
為俊良農工商賈不失為醇樸即韜鈴介胄之士亦被
服乎禮樂詩書以潛消其剽悍桀驁豈非太和之氣大
順之徵乎書曰謙受益滿招損古語又曰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知禮讓之有得而無失
也如此朕願爾兵民等聆

聖祖之訓而返求之於一身爾能和其心以待人則不
和者自化爾能平其情以接物則不平者亦孚一人倡
之衆人從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由近以及於遠由勉
以至於安漸仁摩義俗厚風淳庶不負諄諄誥誠之意

哉

五百九
十九字

務本業以定民志

朕惟上天生民必各付一業使為立身之本故人之生雖智愚不同強弱異等莫不擇一業以自處居此業者皆有本分當為之事藉以有利於身藉以有用於世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孟子之所謂恒產即

聖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維茲本業實為先務凡為士農為工商以及軍伍業雖不同而務所當務則同也

夫身之所習為業心之所向為志所習既專則所向自定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業與志本相湏而成也但恐日久而生厭舍舊而圖新或為浮言所動或因際遇未通一念游移半途而廢作非分之營求生意外之妄想究之朝夕營營不恒其德資生寡策歷久無成而志遂以荒而業遂以廢矣夫業每荒於嬉而必精於勤志貴奮於始而尤勵於終朕樂觀爾之成不忍見爾之廢也為士者謹身修行矻矻窮年服習詩書敦崇禮讓

退為有本之學進為有用之才為農者春耕秋斂不失其時撙節愛養不愆於度先事以備水旱如期而輸稅糧使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工則審四時飭六材日省而月試居肆而事成商則通有無權貴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務體公平勿蹈欺詐若夫身列行陣行陣即其業也弓馬騎射操練之必精步伐止齊演習之必熟屯田則事艱閹守汎則嚴刁斗備邊則險要之宜知防海則風濤之宜悉庶幾無負本業矣夫天下無易成之業而

亦無不可成之業各守乃業則業無不成各安其志則
志無旁騖毋相侵擾毋敢怠荒寧習於勤劬勿貪夫逸
樂寧安於樸守勿事乎紛華熙熙然士食舊德農服先
疇工利器用商通貨財兵資捍衛各盡乃職名世其業
上以繼祖宗之傳下以綿子孫之緒富庶豐亨游於光
天化日之下以仰答

聖祖誥誠之殷懷以克副朕休養之至意顧不共享其

福歟

六百字

訓子弟以禁非為

從來教萬民訓子弟黨正族師月吉讀法歲時校比師
田行役則合卒伍而簡兵器朝夕告誡人知自愛不敢
偶蹈於非休哉何風之隆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宏保赤之仁廣教家之治
深恩厚澤休養生息以至於今朕纘承大統仰體

聖祖子惠元元之心無日不以爾百姓為念尤無日不
以爾百姓之子弟為念也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

冠血氣未定知識漸開訓導懲戒之方莫切於此大凡子弟之率不謹皆由父兄之教不先所恃為父兄者啓其德性遏其邪心廣其器識謹其嗜好至於愛親敬長之念人所固有爾父兄誠能明示其訓俾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端其本則大倫明而干紀犯分之咎自鮮矣夫士農工商各有傳業軍士之家世習技勇其人之淑慝邪正必自為子弟之日始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民間非為之事

漸漬成風或游手好閒博奕飲酒或結納匪類放辟邪
侈往往陷溺而不悟甚者罹法網犯刑章爾為父兄者
獨能晏然而已乎與其追悔於事後孰若嚴訓於平時
百行莫重於孝弟力田心必存於禮義廉恥可模可範
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見聞日熟循蹈
規矩之中久之心地淳良行止端重可以寡過而保家
即可以進德而成材也且庭訓素嫗子弟克肖則國家
賓興令典自致顯揚既光大爾門閭又垂裕爾後昆父

兄俱與有榮焉即使愚魯不敏而服教安化刑辱不及
於厥躬鄉黨咸稱為良愿一家之休祥孰大於是况今
日之子弟又為將來之父兄積善相承誨迪不倦將見
戶興禮讓人敦孝義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太平
之象與國俱長庶不虛朕殷殷期勗之至意矣夫好善
則間閭子弟可致尊榮苟不善則公卿子弟流為卑賤
義方之教切磋之功可不豫嚴於蒙穉之年乎爾兵民
其敬聽之毋忽

六百二十一
十五字

息誣告以全善良

國家之立法所以懲不善而儆無良豈反為奸民開許告之路而令善良受傾陷之害哉夫人必有切膚之冤非可以理遣情恕者於是鳴於官以求申理此告之所由來也乃有奸宄不法之徒好事舞文陰謀肆毒或捏虛以成實或借徑以生波或設計以報宿嫌或移禍以卸己罪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往往飾沉冤負痛之詞逞射影捕風之術更有教唆詞訟者以刀筆為生涯視獄

訟為兒戲深文以冀其巧中構釁而圖其重酬鄉里畏
之名曰訟師因而朋比協謀黨惡互證有司或一時受
蔽致使善良之輩不能自白杼楊在前筆楚在後鍛煉
之下何求不得縱至事明冤雪而拖累困苦小則廢時
失業大則蕩產破家善良之被誣可憫而兇頑之誣善
良尤可痛恨也

聖祖仁皇帝矜恤下民重懲其弊

頒示訓諭有曰息誣告以全善良夫誣告有反坐之條

令甲煌煌乃敢作奸犯科而不畏者利慾薰心詭薄成
性方且恣其含沙之毒僥倖於法網之寬殊不知無情
之辭一經審察莫可逃避造釁以傾人究之布阱以自
陷亦何利之有嘗聞古人或認牛而不辨或奪禾而不
爭卒開愧悔之誠翻成禮讓之美若斯之風誠可嘉尚
爾兵民所當景效焉且尋繹

聖諭不曰禁而曰息謂與其治之以法不如感之使自
化也蓋官吏之見聞或疎疎則猶煩揣測鄉鄰之耳目

最近近則素所稔知為之抉其根株窮其黨類出於無心者緩語以曉之成於有意者危言以誠之彼善良之家素行足以質之里閈而無愧而誣告之人言辭既非情實迫於公論則不敢誣揆諸本心亦不忍誣凡前此之陰謀秘計一旦悚然改悔如永消霧釋兵不誣兵而兵之善良者全民不誣民而民之善良者全兵民不相為誣而兵民舉全不至赴官終訟兩造俱傷庶幾從風慕義胥天下而歸於無訟豈不休哉尚其咸喻而稟遵

焉
九百六十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誠匿逃以免株連

朕撫臨億兆合四海為一家聯萬姓為一體中外旗民本無異視第以國初定制八旗人員在內則拱衛京師在外則駐防各省如有不奉使令潛往他鄉者即為逃人例有嚴禁逃人所至之地兵民人等不行覺察擅自容留者罪並及之按匿逃情弊大約不外兩端凡在逃之人意氣言詞必多巧飾爾等或受其欺罔不辨為逃人而率意容留者有之或利其財物明知為逃人而通

同隱匿者有之夫主僕之間乃大義所在逃人背主蔑
義窩逃者黨不義而藐王章逃者恃匿者以為之數也
法安得恕故順治五年之例窩逃者問擬大辟並籍其
家隣佑十家等皆徙邊遠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窩逃之
正犯流徙尚陽堡兩隣十家長罪止杖徒此皆我

聖祖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輕故改從寬典也又屢年
恩詔將逃人事件概行赦免國家施法外之仁寬督捕
之罰無非欲爾兵民革薄從忠遷善改過使蓬門草戶

出入優游共享太平無事之福爾兵民等其仰體

聖祖誥誠之慈懷與朕諄諭之至意謹身率教循理奉
公不交游手無藉之徒不為行險僥倖之事毋徇私情
而干國憲毋貪微利而忘身家如此則井里晏然四隣
安堵胥吏不擾雞犬無驚而國家刑期無刑之化亦可
以觀厥成矣倘因法網既寬復蹈故轍營私受賄藏惡
養奸則自取其辜何能曲宥况夫逃竄之人性既冥頑
又無生理所行種種不端大而盜賊小而賭博一經發

覺皆犯科條容留之家又安能脫然事外不罹罪譴耶
周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隣所
以避患也可知奸猾浮蕩之流皆足為善良之累朕願
爾等父誠其子兄誠其弟隊長誠其行伍鄉約誠其比
閭祇奉訓詞各遠非義則地方寧謐俗厚風淳又何患
株連之偶及哉五百九
十字

完錢糧以省催科

自昔畫野分州任土作貢而賦稅以興凡國之五禮百
度輸用出入皆賴焉此君所必需於民下所宜供於上
古今通義未之或改且以制官祿所以治我民以給兵
餉所以衛我民以備荒歉所以養我民取諸天下還為
天下用之人主之倉廩府庫豈厲民而以自養耶我朝
自定鼎以來賦額悉準經制且橫征私派一切革除未
嘗絲毫多取於民湖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豢養斯民六十餘年時以閭閻
豐裕為念所蠲免錢糧何止百千萬億遐邇之霑被固
已淪肌浹髓矣夫緩征薄斂加惠元元君之德也以下
奉上先公後私民之職也屬在兵民宜喻此意勿惰而
嬉荒其本業勿奢而費耗其貲財勿逡巡觀望冀邀賜
復之殊恩勿轉委輸將致被豪猾之中飽依限而納毋
待追呼然後以其所餘養父兄畢婚嫁給朝夕供伏臘
縣庭有卧治之官村巷無夜呼之吏俯仰無累妻孥晏

然其為安樂莫踰於此倘不知國課之當重國法之難
寬或有意抗違或任情遲緩有司迫奏銷之限不得不
嚴追比胥役受鞭撻之苦不得不肆誅求剝啄叩門多
方需索無名之費或反浮於應納之數而究竟所未完
者仍不能為爾寬貸不知何樂而為此夫供胥役之侵
漁曷若輸朝廷之正供為抗糧之頑戶曷若為守法之
良民人雖至愚亦必知之况乎上好仁而下好義情屬
一體爾試思廟堂之上所日夜憂勞者在於民事水溢

則為隄防旱魃則為虔禱蝗蝻則為撲滅幸不成災則
爾享其利不幸成災則又為之蠲租為之賑濟如此而
為民者尚忍逋賦以誤國需問之於心亦何以自安曆
人子於父母分產授業以後必服勞奉養庶盡厥職乃
父母恩勤顧復不遺餘力而為子者自私其財缺甘旨
而違色養尚得謂之人子乎朕用是諄諄告誡但願爾
兵民上念軍國下念身家外有効忠之名內受安享之
實官不煩而吏不擾何樂如之爾兵民清夜自思其咸

體朕意

六百四
十一字

聯保甲以弭盜賊

從來安民在於弭盜搞發守禦之法必當先事而為之備故緝捕有賞疎縱有罰諱盜有禁違限有條而最善者莫如保甲十家為甲十甲為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此即井田守望之遺制所以

聖祖仁皇帝上諭曰聯保甲以弭盜賊誠欲使四海九州閭閻安堵澄本清源

聖慮實為周切矣第恐遵行既久遂至因循吏則徒稽

戶籍民則僅置門牌而於聯比糾察之法未見實心奉行以至勾引窩藏之弊種種而生隣舍失事竟有如秦越之相視富家被劫反指為悖出之當然甚且假公濟私藉盤詰之虛名滋無厭之苛求汛防因而騷擾胥吏緣以生奸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此盜賊之所以難弭也夫良法之有利於民在奉行之必求其實嗣後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隣比戶互

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僨佃多至數百此內良否
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廛一舍之散布村落者有業無業
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一入得以
隱察其行踪遇有不務恒業羣飲聚博鬪雞走狗夜集
曉散以及履厯不明踪跡可疑者皆立為糾舉不許暫
容甲內其荒原古廟鬧肆叢祠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
察至汎地兵丁務必晝夜巡邏一體查詰毋借端生事
毋挾仇陷害毋受賄賂而徇縱毋惜情面而姑容協力

同心輪流分派則盜賊無容身之地軍民享安静之樂矣查昔人禦盜之法村置一樓樓設一鼓一家有失擊鼓為號羣起而守其要害盜賊將安所逃所謂寓兵法於保甲中也若夫江海出沒之區有未可以保甲行者舟楫往來絡號聯鯨彼此互相稽查匪類亦難藏匿皆在實心奉行先事而為之備若視為具文急忽從事至於被盜者失財連坐者受累不惟負朕息盜安民之意亦甚非爾等保身保家之良策也

解讐忿以重身命

朕惟人道莫大於守身民之有身所以務本力田養父
母而畜妻子兵之有身所以嫾習伎勇資扞衛以報朝
廷身為有用之身則皆當自愛乃生人氣質之偏不能
變化往往血氣用事至一發而不可遏激怒崇朝竟成
莫解互相報復兩敗俱傷其起甚微而為害甚大不念
爰書抵罪一定之律雖國家法網甚寬亦不能為殺人
者施法外之仁

聖祖仁皇帝訓諭十六條而終之以重身命誠哀矜俳
惻之至意也夫天地以好生為心而憫惄之倫不自顧
惜人君以愛養為政而蚩蚩之衆每至輕生非釁起於
夙昔之讐即禍生於一朝之忿强者恃膂力之剛殺人
亡命弱者希抵償之罪赴水投繯忿以成讐讐而益忿
原其致此之由固非一端而兵民所易犯者尤多於縱
酒蓋酒之為物能亂人心志使失其故常或賓主酬酢
始以合歡而俱入醉鄉則一言不合至操刀而相向或

睚眥之怨本可永釋及酒酣耳熱則一發難忍若不共之深仇每見刑曹命案相傷於酒後者十有五六噫置身繩綫家破人亡甚或累及妻孥禍延鄉黨而後拊心自悼悔何及矣自今以往皆當敬聆

聖諭時時提醒思讐與身孰重毋追既往之讐而昧將來之患思忿與命孰輕毋快目前之忿而貽事後之悔縱人或以非禮相加似難含忍然一念夫身命攸關則從父兄訓誨聽親友調和無不可情恕理遣至酒之為

害尤宜深戒古之人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蓋惟恐載號
載呶亂籩豆而起爭端也其可沉湎荒腆致陷身於刑
戮乎語有之忍之斯湏乃全爾軀故解去讐忿則全生
保家之道胥在於此養其和平消其亢戾不待排難解
紛而凌競之習自然息化何其風之醇也孔子曰忿思
難孟子謂橫逆猶是此亦妄人也已矣聖賢之遺訓與
聖祖仁皇帝之明諭固千古同揆也凡爾兵民凜遵毋
忽則閭閻相保營伍相安下以承家上以報國優游威

世共躋仁壽之域非解讐忿之明效歟

六百四十四字
共一萬言

聖諭廣訓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博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